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紀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前漢紀卷十五

漢　荀悅　撰

孝武皇帝紀六

太始元年春正月因杅將軍公孫敖坐妻為巫蠱腰斬

徙郡國吏民豪傑於茂陵陵在雲陽巳巳晦日有蝕之

夏六月赦天下

二年春正月行幸回中秋大旱九月募死罪人贖錢五

十萬減死罪一等御史大夫杜周卒周南陽人也為吏

深刻為廷尉詔獄繁多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國一歲或千餘章大者連罪證案數百人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詔獄因責章告不服以掠笞而定之於是聞有罪者皆亡匿繫獄久者十餘年赦而相告言大抵盡誣以為不道廷尉及中都官詔獄罪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餘萬人嘗冬獄未竟會立春有寛大令周蹋地歎曰復假吾數十日足吾事矣其酷暴如此及為御史大夫兩子夾河為郡守貲累

巨萬治民皆酷暴而少子延年字幼公行寬厚云光祿大夫暴勝之為御史大夫趙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涇水首起池陽谷口尾入櫟陽渭中廣袤一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在後舉鍤成雲決渠為雨水流竈下魚跳入釜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百萬餘口言此兩渠之饒也鄭國昔韓國之小水工也韓患秦東伐欲罷勞之乃遣鄭國說秦令鑿渠

引涇水自中山以西抵壺口為渠緣北山東注洛水三百餘里以溉田中作而情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計然渠成亦秦之利臣為韓延數年之命而為秦建萬世之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溉田四萬餘頃收皆一畆一鍾於是關中沃野無凶年之憂秦以富強因以名為鄭國渠昔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羣臣飲酒王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以百畆鄴獨以三百畆

是惡田也漳水在傍西門豹不知用之若知而不興是不仁也若其不知是不智也夫仁智而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以史起爲鄴令遂決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内民歌之曰鄴有令名爲史公決漳水兮溉鄴傍終古斥鹵兮生稻粱百姓豐足民用寧康皆言水之大利也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二月令天下大酺五日行幸東海獲赤鴈幸琅邪祀日成山登之罘山稱萬歲冬賜行所過戶錢五千鰥寡孤獨帛人二匹

四年春二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於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於明堂甲申修封禪丙戌禮石閭夏四月辛亥行幸不其山祀神於交門宫若有神饗坐拜者五月行還幸建章宫大置酒赦天下秋七月趙地有蛇自郭外入輿邑中蛇羣闘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冬十月甲寅晦日有蝕之十有二月行幸雍祠五時遂至安定北地

征和元年春正月行還幸建章宫三月趙王彭祖薨謚

敬肅彭祖巧佞足恭心刻好法律常以詭詐求相二千
石言語微短輙書以迫刼之及汙以姦利二千石無能
滿歲者輙被罪刑夏大旱冬十有二月發三輔騎士大
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之十有一日乃解巫蠱起
二年春正月丞相公孫賀下獄死是時朝廷多事督責
大臣初賀頓首流涕不受印綬上不聽賀懼曰禍從此
始矣賀子敬聲有罪下獄是時詔捕京師大俠陽陵朱
安世不能得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子罪上許之果得

安世安世大笑曰丞相禍及族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巫者祭祀馳道埋桐偶人呪詛上事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俱死獄中而家族矣涿郡鐵官鑄冶銷金皆飛上天三月丁巳涿郡太守劉屈氂為丞相夏四月大風發屋拔樹閏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皆坐巫蠱死行幸甘泉宮秋七月使者江充掘巫蠱於太子宮巫蠱之禍始自朱安世成於江充充趙人也為敬肅王上客趙太子丹疑充以己陰

事語王收捕充不得盡殺其父兄充亡入關上書告趙太子罪至死會赦得免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初上見充望而異之謂左右曰燕國固多奇士以充為直指使者督三輔盜賊充從上至甘泉還逢太子家人乘車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奏沒入其車馬太子使人謝罪不聽遂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遷水衡都尉後上使充治巫蠱事充將胡巫掘地求桐人及為他姦怪徵驗輒收拷燒金鉗灼強服之民輒相引以巫蠱劾以大

逆不道死者數萬人莫敢訟其寃充與太子有隙恐上一旦晏駕為太子所誅因言宫中有巫蠱氣上令案道侯韓說黄門蘇文等助充充先治後宫希幸御夫人以次及皇后遂及太子宫云得桐木人太子少傅石德謂太子曰上疾甚在甘泉皇后諸吏家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獨不念秦扶蘇邪今無以自明可收充窮治姦詐壬午太子詐令客為使者收捕充等韓說格死蘇文亡歸甘泉太子使人白皇后皇后

發武庫兵長樂宮衛士太子親臨罵充曰趙虜亂趙國父子未足邪今乃亂吾父子遂斬充以徇告百官曰江充反炙胡巫於上林中長安擾亂言太子反上聞怒詔丞相發三輔近縣兵捕反者太子懼遣使者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發武庫兵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而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因而驅四市人合數萬人逢丞相合戰五六日死者數萬人流血入溝中庚寅太子敗出走南奔覆盎城門得出皇后自

殺司直田仁部不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之
御史大夫暴勝之曰司直二千石當先請之丞相乃止
上聞之大怒責問勝之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是也
大夫何敢擅止之勝之自殺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與
田仁皆腰斬諸太子賓客皆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
族之吏士刧掠者皆徙燉煌
荀悅曰任安之斬也是閑後人遂惡而無變計也易曰
不遠復無祗悔元吉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城諸城

門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節加以黃旄上怒甚羣臣憂惶莫知所出壺關三老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天平地安陰陽和調萬物乃茂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家喪亡昔孝已孝而被謗伯奇仁而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則積毀之所生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繼祖宗之重親皇帝之宗子也江充閭閻之隷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蹵太子造飾姦詐

親戚隔絶太子進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含寃結憤而無告許不勝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者欲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趙太子天下誰不聞其罪固宜誅戮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攻之又使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唯陛下寬心慰意無患太子之非亟罷兵甲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上

感悟之八月辛亥太子死於湖太子亡到湖主人家貧織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陰使求之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閉室自經男子張富昌爲卒足蹋戶開新安令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格鬬死皇孫二人皆遇害後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之無罪也乃封李壽爲抱侯張富昌爲題侯而高廟令田千秋復訟太子冤曰臣夢見一白頭翁教臣上言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悞殺人何罪哉上悟曰是高廟之靈使公覺朕也

公當遂為吾輔佐乃擢拜千秋為大鴻臚而族江充家焚蘇文於横橋上及湖加兵於太子皆族之作思子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癸亥地震九月大鴻臚商丘成為御史大夫立趙敬肅王小子偃為平干王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畧吏民

三年春正月行幸雍祠五時至安定北地匈奴入酒泉殺兩都尉二月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十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將四萬

騎出酒泉成至浚稽山多斬首虜通至天柱山虜引去
因招降車師皆引還廣利兵敗降匈奴夏五月赦天下
六月壬寅丞相屈氂下獄腰斬屈氂者中山靖王子也
貳師初與屈氂辭曰願君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太子若
立君有何憂哉屈氂許諾屈氂女為廣利子妻而昌邑
王李夫人子也故欲共立之上聞其言而惡之後屈氂
妻坐為巫蠱呪詛屈氂腰斬妻梟首廣利妻子亦見收
廣利聞之懼降于匈奴遂族矣秋大蝗

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二月丁酉有隕石于雍二時天晴晏然無雲有紅氣蒼黃色若飛鳥集成陽宮南隕星于雍聲聞四百餘里墜而為石其色黑如礐三月上行幸鉅鹿還幸泰山修封禪庚寅祠高祖於明堂癸巳禪石閭夏六月還幸甘泉丁巳大鴻臚田千秋為丞相千秋無他材能術學敦厚有智居位自稱適於前後數公是時天下疲於兵革上亦悔之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大夫奏言故輪臺以東皆故國處有

漑灌田其旁小國少錐刀貴黄鐵綿繒可以易穀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輪臺置校尉二人通利溝渠田一歲有積穀募民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為產業稍稍築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事上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以助邊用是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田輪臺者朕之不明興師遠攻遣貳師將軍古者出師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遍召羣臣又筮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曰匈奴困

敗方士占星氣大卜著龜皆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失卜諸將貳師最吉朕親發貳師詔之必無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謬貳師軍敗士卒離散畧盡悲痛常在朕心今有司請遠田輪臺欲起亭燧是唯益擾天下非所以憂民也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務本勸農無乏武備而已由是不復出軍封丞相為富民侯而勸耕農自是田多墾闢而兵革休息本傳曰孝武之世圖利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

開玉門關通西域以斷匈奴之右臂隔絶南羌月支單于失援由是遠遁漠北而漠南無王庭遭直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故能積羣貨覩犀象瑇瑁則開犍為朱崖七郡感蒟醬竹杖則開牂牁越巂聞天馬葡萄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貝犀象翠羽之珍盈於後宮氍毹琪瑠蒲萄龍文魚目汗血名馬充於黃門巨象獅子猛獸大雀之羣實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

門萬戶之宫立神明通天之臺造甲乙之帳絡以隋珠荆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憑玉几而居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渝都盧海中碭極漫演魚龍角觝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以榷酒酤管鹽鐵白金造皮幣算至舩車租及六畜民力屈財貨竭因之以凶年羣盗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衣持斧鉞斬斷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

語豈非聖人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分别區域隔絶内外也書曰西戎即序禹但就而序之非威德之盛無以致其貢物也西戎諸國各有君長兵衆貧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徒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總帥與之進退與漢隔絶道里无遠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夫匈奴之為患久矣漢興已來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

運籌筭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未究匈奴之始終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婁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孝惠高后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單于反加驕慢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厚賜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地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感惟前後無益於邊乃赫然發憤遂身貫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

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師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欲復守舊文頗增其要約以為義感君子利動貪人又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者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厚利以歛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要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歛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

使邉城守境之臣父兄緩帶稚子含哺胡馬不闚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未有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當武帝時雖征伐尅暴而士馬物故畧與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之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輙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此安肯以愛子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

不選守邊境武畧之臣修鄣隧備塞之具礪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冀胡馬之不闚不亦過乎及至後世匈奴衰弱乃遣子入侍而單于或棄其子苟貪財利不顧言約虜掠所獲歲億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肯不棄質而重利也仲舒之言於是過也夫先王度中土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均土貢制內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聖人守中夏而

防邊𤕤邊𤕤之俗貪而好利𢧐其部落相為雄長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食飲不同言語不通是以聖王防之甚嚴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師勞而致寇得其土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撫而畜也是以明王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民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以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貢獻則接以禮讓羈縻不絶使曲在彼盖聖人制禦蠻夷之常道也秋七月辛酉晦日有蝕之不盡如鈎

後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昌邑王髆薨謚曰哀王夏六月御史大夫商丘成有罪自殺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反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奉車都尉霍光騾騎都尉上官桀討之初何羅與江充善而通以誅太子時有功封之及上滅充家何羅兄弟懼日磾視其志意非常陰察其動靜羅亦覺之不敢發上幸林光宮日磾疾卧廬中何羅與弟通及小弟安成謀殺使者矯節制以發兵明旦上卧未起何羅無

何從外入日磾心動入坐戸内須臾何羅袖白刃從東廂入上見日磾色變走趨卧内欲入觸寳瑟而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何羅反左右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上曰勿格日磾捽投何羅殿下得擒縛之窮治皆伏辜

秋七月地震往往涌出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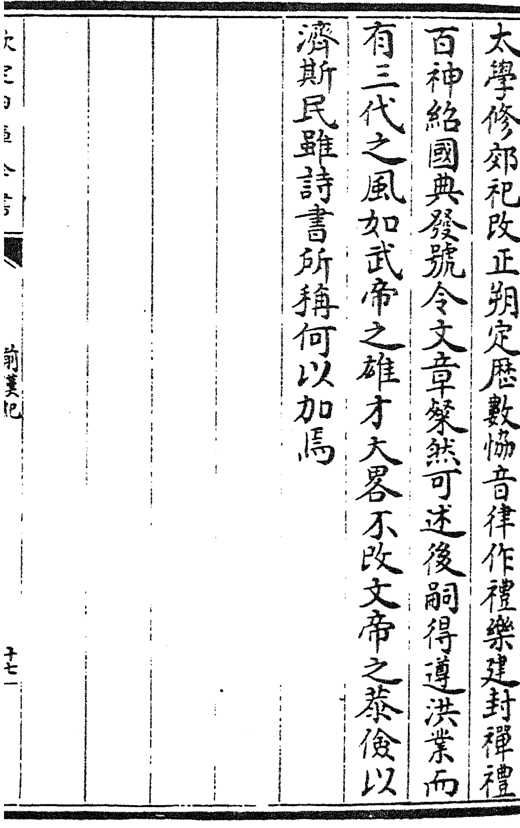
二年春正月朝諸侯王宗室于甘泉宫賜宗室二月行幸盩厔五柞宫上疾篤侍中光禄大夫霍光問嗣焉上曰君未喻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矣先是上

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圖以賜光光頓首讓曰臣不如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將令匈奴輕漢三月乙卯拜光祿大夫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牀下與丞相田千秋俱受遺詔輔少主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不得為嗣少子弗陵者鉤弋夫人趙婕妤之子也初上廵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邑中有奇女子氣上使名之既至兩手皆捲上自擘之即時伸由是得號為捲夫

人居鉤弋宫大有寵姙身十四月而生子上曰昔堯十四月而生鉤弋子亦然名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初上欲立鉤弋子為太子以其母年少女主持政心難之會鉤弋有過乃譴以憂死乙酉立皇子弗陵為皇太子丁丑

帝崩於五柞宫入殯於未央宫

讃曰本紀稱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之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藝遂疇咨海内舉其俊乂與之立功興



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禮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國典發號令文章粲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加武帝之雄才大畧不改文帝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前漢紀卷十五

前漢紀卷十六

漢　荀悅　撰

孝昭皇帝紀

皇帝戊辰即位年八歲謁高廟三月甲申孝武帝葬茂陵帝姊鄂邑公主益湯沐邑為長公主共養省中大將軍霍光秉政領尚書事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副焉夏六月赦天下秋七月有星孛於東方濟北王寬坐誖人倫祝詛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名王王以

刃自刎死賜長公主及宗室昆弟各有差追尊趙婕好
為皇太后起雲陵冬匈奴入朔方殺畧吏民發軍屯西
河左將軍桀行北邊
始元元年春二月黄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公卿上壽
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各有差已亥上耕于鈎盾弄
田益封燕王廣陵王及鄂邑長公主各萬三千戸夏為
太后起園廟雲陵益州廉頭姑繒牂柯談指同並二十
四邑皆反遣水衡都尉吕破胡募吏民及發揵為蜀郡

奔命擊益州大破之有司請河内屬兾州河東屬幷州

秋七月赦天下賜民百戸牛酒大雨渭橋絶八月齊孝

王孫劉澤謀反欲殺青州刺史雋不疑發覺皆伏誅遷

不疑為京兆尹賜錢百萬金日磾輔政歲餘病困大將

軍光白封日磾卧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

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謚曰敬侯閏月遣故廷尉王平等

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寃失職者冬無

氷

二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左將軍桀皆以前捕斬反虜侍中僕射莽何羅重合侯莽通功封光為博陸侯桀為安陽侯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以宗室毋在位者舉茂才劉辟彊劉長樂皆為光禄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三月遣使者振貸貧民毋種食者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冬發習戰射士

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秋募民徙雲陵賜錢田宅冬十月鳳凰集東海遣使者祠其處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詞訟在後二年前皆勿聽治初桀子安娶霍光女結婚相親光每休沐出桀常代光入決事鄂邑蓋長公主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上與大將軍聞之不絕主驩有詔外人付長主長主內周陽氏女令配耦帝時上官安有女即霍光外

孫安因光欲内之光以為尚幼不聽安素與丁外人善說外人曰聞長主内女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于長主長主以為然詔名安女入為婕妤女為騎都尉月餘遂立為皇后以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戶遷車騎將軍夏六月皇后見高廟賜長公主丞相列侯中二千石以下及郎吏宗室錢帛各有差徙三輔富人雲

陵賜錢戸十萬秋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匱于食流庸未盡還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各遣大鴻臚田廣明擊益州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棄市

五年春正月追尊皇太后父為順成侯夏陽有男子乘黄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上使公卿中二千石雜識視之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已下至者並不敢言京兆尹雋不疑後至叱從吏收之

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昔衛蒯聵違命出奔
輒拒而不納春秋美之今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
今自來此是罪人也遂送詣獄窮治姦詐遂訊服本夏
陽人也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
嘗就方遂卜謂之曰子之貌甚似衛太子遂緣其言乃
詣闕廷尉還名其鄉里張禄者皆識知之方遂坐誣罔
腰斬一云姓張名延年霍光曰大臣當用經術士方明
於大義光欲以女妻不疑固辭畏盛滿也後以病免終於

家夏六月封皇后父驃騎將軍上官安為桑樂侯罷儋耳番禺九真郡秋大鴻臚田廣明軍正王平擊益州斬捕虜三萬餘人獲畜産五萬餘頭

六年春正月上耕於上林二月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問民疾苦議罷鹽鐵榷酤中郎將蘇武自匈奴還武京兆人故將軍建之子初使匈奴張勝為副及假節使常惠等從是時渾邪王姊子勾町王及長水虞常皆前歸漢後降在匈奴中復欲歸漢謀殺匈奴近臣衛律律者本

長水胡人也生在漢中後降匈奴常惠素與勝善勝知其謀會事發覺勝乃語武武驚曰事如此必及我見禍乃死後矣欲自殺常惠等止之單于名武受辭武曰屈節辱命何面目以生引佩刀自刎絶半日復蘇單于嘉其節欲降之後疾愈單于將殺虞常等名武皆會欲因此際降武先擊虞常等令衛律以劒擊勝勝請降律後以劒擬武武不動律曰律前負漢歸匈奴賜號稱王擁衆數萬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

之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怒罵律曰汝為人臣不忠背叛於夷狄何用見汝為兄弟乎律知武終不可脅單于欲必降之乃置武大窖中絕不與飲食七日天雨雪武嚙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單于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羊曰羊有乳乃得歸漢武掘野鼠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毛盡落五六年單于弟於靬王弋獵海上見武能結網紡繳檠治弓弩於靬王愛之陰給衣食賜

武馬畜三歲餘於靬王死丁零盜武牛羊武復窮厄會
李陵降匈奴單于使陵降武謂武曰陵來時子卿太夫
人已死妻已更嫁昆弟或抵罪或疾病死室家已盡今
單于必欲降子卿子卿終不得歸矣人生如朝露何久
自苦如此陵始來時忽忽如狂自以痛負漢子卿不欲
降何以過陵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
恨願勿復言陵與武飲酒數日復曰子卿一聽陵言武
曰自已分死久矣少卿必欲降武武請畢今日之歡效

死於子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
罪上通天因泣下沾衿與武決去後武聞武帝崩南向
號哭數日嘔血及上即位與匈奴和親漢使至匈奴常
惠數私見使教之曰陛下親射上林中得白鴈足有繫
帛丹書言武等在荒澤中使者以語單于單于驚謝使
者曰武等實在許遣之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
還歸名揚於匈奴功顯於漢朝雖竹帛所載丹青所畫
何足以過子卿陵雖駑怯漢且貫陵罪得全其老母得

奮大恥之節志在庶幾乎曹劌於柯之盟此陵宿昔所不忘也今漢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當復何顧乎吾已矣令子卿知吾意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絶陵起舞歌曰經萬里兮渡沙漠為將軍兮奮匈奴路窮絶兮矢石摧士衆滅兮名已穨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兮單于遂遣武歸漢而陵終匈奴中初武使出百餘人在匈奴十九年凡從還者九人詔武謁孝武陵園廟拜為典屬國賜錢二百萬公田十二頃宅一區常恵徐勝趙終王

良等拜郎中賜帛各二百匹其六人賜錢各十萬歸家復終身夏大旱雩秋七月罷榷酤官取天水隴西張掖各二縣以為金城郡鉤町侯無波帥其君長人民擊反者有功立無波為鉤町王

元鳳元年春立泗水戴王子煖為泗水王戴王前薨以無子國除後宮有遺腹子煖相內史不以奏言上聞而憐之乃立煖為王相內史下獄武都氐人反遣執金吾馬適建等將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夏六月赦天下

秋七月乙亥晦日有蝕之既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左將軍上官桀桀子驃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謀反伏誅上官桀父子驕放長公主供養上於内桑弘羊為國興利自伐其功各欲為子弟黨類求官以私于光光不聽由是與光爭權欲害之詐使人為燕王旦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警蹕太官先置又擅調發益幕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光休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大臣共執退光書奏上

不肯下召光光入上曰此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以將軍之廣明都肄郎屬耳調校尉未滿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益幕府校尉時上年十四左右尚書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桀等數毀光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躬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言乃謀令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殺之因廢帝誘迎立燕王燕王至殺之因立桀為帝燕王與驛者書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諸郡國

郡國豪傑以千數燕王以為事必成令羣臣皆裝是時天大雨虹下屬燕王宮宮中井水皆竭有黄鼠舞燕王殿前端門中視之不去一日一夜死者數千殿上戸自閉不可開厠中豖羣出壞竈銜釜六七枚置殿門前烏鵲自鬬宮中烏死天火燒燕南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拔樹木流星墜地后妃已下皆恐王驚病燕占災者言當有兵圍城其在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告諌議大夫杜延

年以聞桀等伏誅燕王聞之謂相平曰事已敗遂發兵乎相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會賓客羣臣置酒會使者至賜王璽書曰與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族異姓謀害社稷親其所踈踈其所親有悖逆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旦以綬自絞死后夫人隨王死者二十餘人詔赦燕太子建為庶人謚旦曰剌王赦燕吏民杜延年燕倉皆封侯揚敞以大臣不即以聞

不封其為桀等所誤未發覺者除其罪本志以為烏鵲鬬燕王宮中烏死近黒祥也楚王戊時烏鵲羣鬬於野而白者死燕王一烏一鵲鬬於宮而黒者死俱誅反亂之祥同占理合此天人之明表也楚兊陽舉兵於外大敗於野故衆烏白而金色者死燕王陰謀未發獨王自殺於内故一烏如水色者死此天道精微之效也燕南城門者通漢道也天火燒之者燕往來通言姦謀之戒也豕出者近豕禍也聽之不聰暴急之咎也壊竈陳釜

於庭者示不復用也而宮室將廢焉黃鼠舞端門者近黃祥也思心霿亂之應將敗死亡之象也庚午右扶風王訢為御史大夫

二年夏六月赦天下問民所疾苦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八尺三石為足石自立後有白頭烏數千下集其旁昌邑社中枯木復生上林苑中枯柳斷而自起復生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當立符節令魯人眭孟

治春秋睷災異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匹庶為天子者枯樹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乎漢家承堯之後有傳國之運當求賢人禪帝位以退自封百里以順天命孟意亦不審知其所在孟坐誤妖言惑衆伏誅及宣帝起民閒而立以孟子為郎冬遼東烏丸反天子拜范明友為度遼將軍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

四年春正月甲戌丞相車千秋薨千秋者本齊田氏也

以年老上優之得乘小車上殿故世謂之小車丞相因
氏焉二月乙丑御史大夫王訢為丞相訢始為范陽令
暴勝之為直指使者欲斬之訢解衣伏蹟仰曰使者專
殺生之柄威振郡國今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特有
所寛以明恩貸令盡死力勝之遂赦之不誅薦訢徵為
右輔都尉遂進至丞相大司農楊敞為御史大夫夏四
月度遼將軍范明友以破烏丸功及前定益州功封平
陵侯平樂監傅介子使持節誅樓蘭王是時樓蘭殺漢

使者介子自請於霍光曰願往殺之以威示諸國於是賫金幣揚言以賜外國樓蘭王不㒺之介子陽引而西曰天子以金幣賜諸國而不來我將西矣多出金幣以示其驛使樓蘭王貪漢物因往見使者介子曰天子使我私報王隨介子入帳中屏人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於胷左右皆散走介子告喻以王負漢罪大矣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太子前在漢者漢兵方至無敢動動則滅國矣遂立其王子安師持斬王首歸懸北闕封

介子為義陽侯五月丁亥孝文廟正殿災六月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廣陵王來朝秋罷象郡冬十一月大雷十

二月庚午丞相王訢薨

六年夏赦天下右將軍光禄勲張安世以宿衛忠謹封

富平侯烏丸復犯塞度遼將軍范明友擊之冬十有一

月乙丑御史大夫楊敞為丞相敞華陰人也以謹厚為

霍光所親少府蔡義為御史大夫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減口賦錢什三庚辰有流星大如

月西行衆星皆從之乙丑有雲如狗朱色尾長三丈夾
漢西行本志以為大星如月者諸大臣之象也天以東
行為順西行為逆此大臣將行權以安社稷星占曰太
白散為天狗為卒起卒起見禍無時大臣運柄將安社
稷夏四月癸未帝崩於未央宫無嗣大臣議所立武帝
子獨有廣陵王胥胥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心計
不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而立王季文王廢伯
邑考而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不可

以承宗廟言合光心光以書示丞相敞等乃擢郎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六月壬申皇帝葬於平陵賀即位行淫亂光憂懣恐及禍以問大司農田延年議欲以廢王延年曰伊尹廢太甲以安殷宗廟後世稱忠將軍若如此即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為給事中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定謀是時天陰晝夜不見日月二十餘日賀欲出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

陛下出欲何之賀怒縛勝以屬吏光以為安世泄語安世實不知乃召問勝勝曰在洪範皇之不極厥罰恒陰即有下伐上光與安世大驚由是重經術士遂名丞相已下羣臣會議未央宫光曰昌邑王行淫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失色莫敢對者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者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危如使漢家絶祀將軍雖死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今日之議不可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以劍斬

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於是議者皆叩頭唯大將軍
命光遂白皇太后皇太后被珠襦坐武帳中羣臣巳下
皆以次上殿名昌邑王聽詔奏曰昌邑王典喪服斬衰
無悲哀之心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畧人子女私內傳
舍引昌邑從官騶奴三百人常與居禁闥內戲笑殿中
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御史府令高昌奉黃金千
斤贈君卿娶妻十人令大行在前殿發樂府器引納昌
邑樂人鼓吹俳倡歌舞悉法駕驅馳北宮名皇太后御

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與孝昭宮人蒙等淫亂取諸侯王列侯墨綬以幷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即位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義五刑之屬莫大於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絕之於天下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當廢臣請有司以太牢告祀高廟皇太后詔曰可王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稱天子遂下解王璽組綬奉上皇太后王出羣臣

隨送王西面拜曰臣愚戇不任漢事遂起就乘輿副車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絶於天下臣等負王不敢負社稷光涕泣而去王歸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戸昌邑羣臣坐無輔導之訓悉誅三百餘人唯中尉王吉字子陽郎中令龔遂字少卿以忠直數諫得減死罪一等河南王式字翁思爲賀師治事使者責問式何以無諫書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詩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反覆爲王言之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

為王言之臣以三百五篇詩諫王何以為無書亦得減死為世儒宗初賀之在國也好遊獵無節度王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經術而好逸遊伏軾撙銜馳騁不止口倦於叱咤手勤於轡箠身勞於車輿朝則冒霜霧晝則犯埃塵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雪之所偃薄非所以養性命隆仁義也夫廣廈之下旃茵之上明師在前勸誦在後上及唐虞之隆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忻忻然發憤忘食日新其德其樂豈

徒銜驩之間哉王每放縱失道吉輙諫爭龔遂亦數直
諫陳禍福號泣謇謇無已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
痛社稷危也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趨走曰郎中令善愧
人及國中皆畏憚焉及王之徵也吉遂又數納諫王不
能用遂至於廢於是迎衛太子之孫病已而立焉是為
孝宣帝
荀悅曰昌邑之廢豈不哀哉書曰殷王紂自絕於天易
曰斯其所取災言自取之也故曰有六主焉有王主有

治主有存主有衰主有危主有亡主體正性仁心明志固動以為人不以為已是謂王主尅己恕躬好問力行動以從義不以縱情是謂治主勤事守業不敢怠荒動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謂存主悖逆交爭公私並行一得一失不純道度是謂衰主情過於義私多於公制度殊限政令失常是謂危主親用讒邪放逐忠賢縱情遂欲不顧禮度出入遊放不拘儀禁賞賜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罰以逾法制遂非文過知而不改忠信擁塞直諫

誅戮是謂亡主故王主能致興平治主能行其政存主能保其國衰主遭無難則庶幾得全有難則殆危主遇無難則幸而免有難則亡亡主必亡而已矣夫王主為人而後已利焉治主從義而後情得焉存主先公而後私立焉故遵亡主之行而求存主之福行危主之政而求治主之業蹈衰主之跡而求王主之功不可得也夫為善之至易莫易於人主立業之至難莫難於人主至福之所隆莫大於人主至禍之所加莫深於人主夫行

至易以立至難便計也與至福而除至禍厚實也其要
不遠在乎所存而已矣雖在下才可以庶幾然迹觀前
後中人左右多不免於亂亡何則沉於宴安誘於諂導
放於情欲不思之咎也仁遠乎哉存之則至是以昔者
明王戰戰兢兢如履虎尾勞謙日昃夙夜不怠誠達於
此理也故有六主亦有六臣有王臣有良臣有直臣有
具臣有嬖臣有佞臣以道事君匪躬之故達節通方立
功興化是謂王臣忠順不失夙夜匪懈順理處和以輔

上德是謂良臣犯顏逆意抵失不撓直諫過非不避死罪是謂直臣奉法守職無能往來是謂具臣便辟苟容順意從諛是謂嬖臣傾險讒害誣下惑上專權擅寵唯利是務是謂佞臣或有君而無臣或有臣而無君同善則治同惡則亂雜則交爭故明主慎所用也六主之有輕重六臣之有簡易其存亡成敗之機在於是矣可不盡而深覽乎

讚曰本紀稱昔者周成王以孺子繼統有管蔡四國流

言之變孝昭以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卒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大美哉承孝武奢侈餘弊師旅之後海内虚耗戸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元始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罷搉酤尊號爲昭不亦宜乎

前漢紀卷十六

前漢紀卷十七

漢　荀悅　撰

孝宣皇帝紀一

宣帝初生數月遭巫蠱事幽於郡邸獄廷尉監魯國邴吉字少卿治巫蠱事於郡邸獄憫曾孫之無辜擇女徒謹厚者使保養曾孫置閑燥處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中繫者欲盡殺之及使者至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曰皇孫在此他

人無辜死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自夕至明不入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悟曰天使之然也赦天下郡邸獄巫蠱者亦不決曾孫拘繫五年吉私給衣食視遇甚有厚恩後收養於掖庭令張賀嘗事衛太子奉養曾孫甚謹以私財供給之既壯爲取暴室嗇夫許廣漢女爲妻因依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澓中翁高才好學足下有毛居止數有神光照曜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售亦以此自怪秋七月庚申徵入未央殿封

武陽侯遂即皇帝位見於高廟年十八八月己巳丞相楊敞薨九月大赦天下戊寅御史大夫蔡義爲丞相年老短小兩吏扶夾乃能行衆庶咸曰大將軍苟可用專制者光聞之曰以爲天子師宜爲丞相何謂乎初義以詩授昭帝其人守學無咎而已戊辰左馮翊田廣明爲御史大夫冬十有一月立皇后許氏羣臣方議所立上乃求微時故劍羣臣知其旨乃奏立許婕妤爲皇后父廣漢自以刑人不宜居位封爲昌城君後封平恩侯皇

太后歸長樂宫長樂宫初置屯衛

本始元年春正月遣使者持節詔諸郡國謹牧養民以風德化大將軍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聽遂委任焉事皆先聞光然後奏御益封光萬七千户賞賜黄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綵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三千匹甲第一區將軍張安世封萬户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夏四月庚午地震五月鳳凰集膠東千乘赦天下賜吏民爵勿收田租賦六月詔曰故太子在湖未有謚號歲時

祀其議謚具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人之子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閔臣愚以為親謚父宜曰悼考母曰悼后比諸侯國置奉邑三百戶故皇太子曰戾園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號曰戾夫人置守冢四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二等皆稱皇孫史良娣者魯國人也兄曰恭有三子曰高曾玄後皆封列侯悼后王氏涿郡人兄曰無故封平昌侯次

曰武封昌樂侯賜外祖母號曰博平君食邑萬一千
户追尊外祖父乃始為恩成侯詔涿郡治塜置園邑
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秋七月立燕剌王太子建為廣
陽王廣陵王胥少子弘為高密王廷尉史鉅鹿路温舒
上書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
文公用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吕作亂而孝文為太宗
由是觀之禍亂之作以開有德也昭帝即世無嗣大臣
憂遺昌邑即位淫亂而廢是乃皇天所以開至聖也夫

繼變亂之後必有異舊之德聖賢所以推天命也臣聞
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
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受始之統蕩滌煩文除民疾苦存
亡繼絕以應天意夫獄者天下之大命書曰與其殺不
辜寧失不經今治獄者皆欲人死非憎之也上下相敺
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者皆欲人
死非憎之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也夫人之情安則樂
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

飾妄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密內之蓋奏者當成之時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罪何則文致之法明也語曰畫地為獄誓不入刻木為吏議不對此皆嫉吏悲痛之辭故曰天下之患莫不甚於獄上善其言遷廣陽王和府長史後為臨淮太守治有異迹

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延年齊人也以定策安社稷封陽城侯官發僦民車牛三萬乘載沙便橋下

送置陵上車直錢一千延年詐增車直二千坐盜益
三千萬御史大夫田廣明謂霍光曰春秋之義以功
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大事莫成今縣官出
三千萬錢與之何苦乎光曰然子賓實勇士當發大
義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撫心曰使我至今日病悸
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與公卿議之延年曰幸得縣
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遂自刎而死夏四月詔有
司議孝武廟樂六月庚午尊孝武廟曰世宗奏盛德

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凡武德昭德盛德之舞所以尊
祖宗也諸帝廟皆當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帝
巡狩所幸郡國皆當立廟告祠祠世宗廟日有白鶴
集後庭以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廟復有鴈五采
集殿前西河郡立世宗廟有神光興於殿側又興
於房中如燈火狀廣川郡立世宗廟殿上有鍾音房
户自開夜有光殿上盡明初議立世宗廟長信少府
夏侯勝以爲武帝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侈無度不

宜立廟勝坐毀謗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黄霸阿不舉劾皆下獄久繫霸欲從勝受業勝辭死罪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霸尚書繫更再冬講不怠會赦勝出為諫議大夫給事中薦霸揚州刺史霸字次公淮陽人勝字長公夏侯始昌之族子勝為人質朴無威儀見上時誤謂上為君或自稱字上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之勝曰陛下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

下至今誦之臣以可傳故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勝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初皇太后聽政霍光以令太后從勝受尚書及勝卒太后縞素五日儒者以為榮

三年春正月癸亥皇后許氏崩初霍光夫人顯有小女欲貴皇后當產疾顯陰使醫淳于衍行毒藥後有人上書告諸醫治疾無狀者皆收繫顯恐急具狀語光因曰既已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驚愕默然後奏上置衍

勿論事不發覺夏大旱五月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與蒲類將軍趙充國虎牙將軍田順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兵十五萬與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並擊匈奴初匈奴數侵邊又西伐烏孫武帝欲與烏孫共擊匈奴故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妻烏孫昆彌昆彌以馬千匹為聘禮漢為公主備屬官內官侍御數百人公主自為宮室居歲時與昆彌飲食言語不通公主悲愁上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遺之甚厚細君

卒復以楚王戊之孫女解憂為公主以繼之於是匈奴
復侵烏孫昆彌昆彌與公主上書請共擊匈奴烏孫自
將五萬騎常惠與烏孫獲匈奴父行與嫂名王都尉已
下四萬餘級牛馬駱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其虜
獲時匈奴聞漢大出兵皆將老弱驅畜產遠遁逃故漢
軍所得少而祁連將軍虎牙將軍有罪皆自殺常惠封
長羅侯匈奴由是人民畜產死亡者衆而國虛耗矣其
冬單于自將擊烏孫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一丈餘匈奴

人民畜産凍死還者十無一二於是丁零乘弱攻其北烏丸入其東烏孫入其西凡重以饑餓死者十三匈奴大困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治匈奴遂弱矣六月乙丑丞相蔡義薨甲辰長信少府韋賢為丞相大司農魏相為御史大夫

四年春正月遣使賑貧民減太官損膳省宰樂府減樂人三月乙亥立皇后霍氏光女也賜丞相以下至郎吏金帛各有差赦天下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地震或

山崩泉出宗廟騶䖍落上素服避正殿五月大赦鳳凰集北海安丘秋廣川王去有罪廢徙上庸自殺去者惠王越之孫初事師受易師數諫正之去後以師為內史掾師數使內史禁切王家欲以示正之去怒陰使人殺師父子不發覺其後用幸姬昭信等之譖殺姬昭平等二人恐語泄復殺婢三人昭信又曰夢見昭平等去曰虜乃敢復見不畏我邪掘屍皆燒之為灰後立昭信為后又陰譖幸姬望卿疑與郎吏有私去即裸望卿令諸姬

各持燒鐵共灼之望卿走投井未死割其脣鼻斷其舌
昭信與去共支解置大鑊中又取桃灰毒藥并煑之連
日復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之飲酒昭信譖
之投井中出之未死燒刀灼潰兩眼生割兩股銷鉛錫
灌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之諸得幸者昭信皆譖殺凡
十四人皆埋宮中昭信又謂去曰諸姬淫泆難禁請閉
諸舍門無令得妄出入使其大婢為僕射主外永巷盡
閉封諸舍門上鑰於太后太后置酒乃召見昭信與去

從十餘婢博飲遊戲望卿母求二女屍昭信令奴殺之後捕奴得辭伏狀内史相劾狀奏之有司請捕誅去上不忍致法廢徙之蜀昭信棄市

地節元年春正月有星孛於西方太白二丈本志云太白為天之將軍彗孛加之掃滅之象也三月假郡國貧民田夏六月詔宗室屬籍未盡而罪絶者復屬使得自新冬十有一月楚王延壽謀反自殺十有二月癸亥晦日有蝕之

二年春正月庚午大司馬將軍霍光疾病上自臨問為之涕泣及薨皇太后親自臨喪太中大夫御史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幕府墓塚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玉珠璣玉含梓棺便房黄腸題湊各一具樅木外藏椁一十五具東園温明秘器皆如乘輿制度載光柩以轀輬車黄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陣至茂陵以送葬謚曰宣成侯疇其爵邑復其後世如蕭相國子禹嗣為左將軍復使光兄子雲侍中奉車

都尉雲弟樂平侯山領尚書事示不專政以優崇霍氏也夏四月戊辰立皇太子大赦天下霍光既薨光夫人顯改光生時所造塋制而更奢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臺南出承恩盛飾輦道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以守之廣治第舍作乘輿駕輦加畫繡茵馮黃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五綵絲輓顯於第中遊戲與光所幸監奴馮子都淫而禹山等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及山兄冠軍侯雲當朝謁數稱疾私出遊獵或遣蒼頭代朝謁

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無度及
上立太子顯怒不飲食嘔血三日曰此乃民閒子安得
立后有子反當為王邪後教皇后鴆太子皇后數召太
子賜食阿保必先嘗之后挾毒藥不得行霍氏與御史
大夫家爭道欲蹋大夫門御史叩頭謝奴乃去其放縱
如此御史大夫魏相上書言霍氏驕奢恐浸大不可制
宜有損奪其盛權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後又故上
事皆有二封其一封錄尚書副當先發所言不善輒不

奏相復白去副封以防壅塞上善之詔相給事中相字
弱翁濟陰人也於是上親政事羣臣得以徑奏封事上
五日一聽朝丞相以下各依職奏事采納其言考試功
能侍中尚書雖功勞當遷輙厚加賞賜不數改易樞機
周密品式具備是以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
史郡守輔相輙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其行以質
其言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上嘗曰庶民所
以安於田里而無怨恨嘆息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

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爲長吏者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上久不敢欺罔則民從化故二千石不可數遷徙有治理之效者輒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内侯公卿缺輒選所長而遷次用之故民安其土吏勸其業矣時頗修武帝故事宫室車服盛於昭帝時任用能吏諫議大夫王吉上書曰今世俗吏治民者非有禮義仁信稱古可世世通行者也徒設刑以守之欲以爲治者不知其所由意以爲穿鑿各取一切是

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國異政人殊俗詐偽萌生刑罰無極質朴日消恩愛浸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虛言也願陛下承天心發大義與大臣公卿延及儒生述禮樂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致於仁壽之域則治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以條奏吉又以世俗嫁娶太早未知有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人多夭聘妻送女無節則貧人耻不相及故有不舉子者夫得任子弟為

官失舉賢之義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列國入承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皆宜改正時上不納吉言乃謝病歸

荀悅曰尚公主之制人道之大倫也昔堯釐降二女於嬀汭嬪於虞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春秋稱王姬歸於齊古之達禮也男替女凌則淫暴之變生矣禮自上降則昏亂於下者衆矣三綱之首可不慎乎夫成大化者必稽古立中務以正其本也凡吉所言古之道也

三年春正月詔曰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至者八萬餘口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夏四月戊辰車騎將軍光禄勲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如故京師大雨雹大行治禮丞蕭望之上䟽願口陳災異上在民間時素聞蕭長倩名曰此東海蕭生邪問其狀對曰春秋魯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孫專權卒逐昭公向使魯公察其變宜無此害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陛下以聖徳居位思政求賢此堯舜

之用心也然祥瑞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
權之所致也惟明主親萬機舉賢良以為腹心公道立
則姦邪塞姦邪塞則私權廢矣對奏拜望之為謁者是
時招賢良納直言多上書言便宜者輒下望之問狀或
用或罷所獻奏皆可望之遷諫議大夫丞相司直歳中
三遷初霍光秉政長史邴吉薦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
時吏民見光者皆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之望之獨不
聽自引出閤光令吏勿持既見責曰將軍輔翼幼君將

流大化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今士見者皆露索挾持恐非周公輔相成王之禮致白屋之意也於是光獨不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吏二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而望之以對策甲科為郎署小苑東門長仲翁出從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碌碌反抱關木望之曰各從其志望之復失郎至是乃得用焉是時光兄子中郎將冠軍侯雲樂平侯山皆以過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書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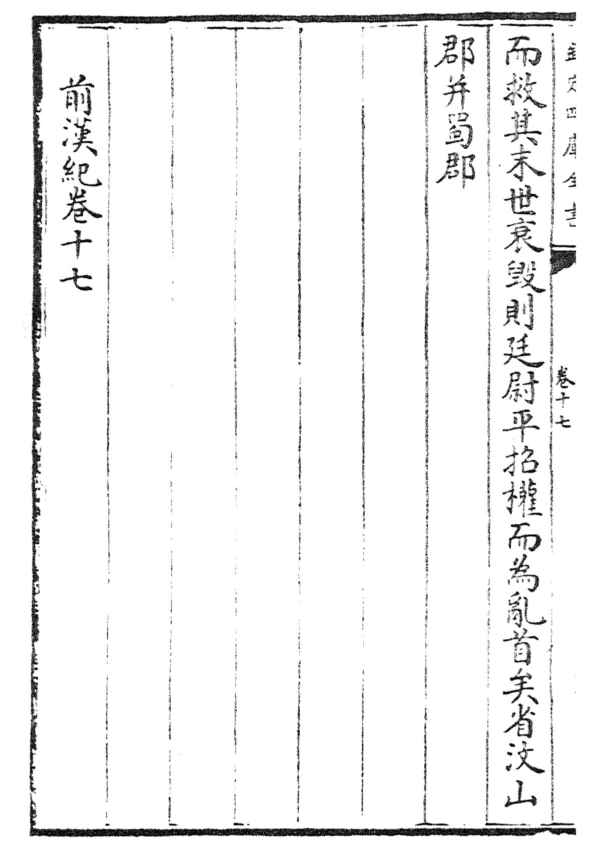
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位延及子孫後田氏簒齊趙氏分晉季氏專魯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尤甚今朝臣皆明言陛下褒寵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宜罷王侯皆就國明詔以恩德不聽羣臣以義固爭之久而後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以朝臣為知禮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能相遠也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

自危非完計也上善其言五月甲申丞相韋賢以老病錫金鞍車駟馬罷於家子弘為太常丞賢以弘當為嗣太常職當陵廟煩劇多過勑令自免弘懐讓不去官及賢病篤弘坐宗廟事繫獄未決室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門下生與賢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小子河南都尉𤣥成為後𤣥成聞當嗣即佯狂驗不得已乃使封爵上高其行以𤣥成為河南太守弘為大都尉遷為東海太守後𤣥成為列侯

侍祠孝惠廟雨淖不駕馬車而騎馬至廟下削爵爲關内侯玄成自傷貶父爵乃爲詩自責曰惟我小子不肅會同墮彼輿服黙此附庸赫赫顯爵自我墜之微微附庸自我招之誰爲恐愧寄之我顏孰將遐狂從之夷蠻於赫三事匪俊匪作於蔑小人終焉其度誰謂華高跂其脩而誰謂德厲厲其庶而嗟我小子不貳其尤墜彼令爵由此挦辭四方摩后我監我視威儀輿服唯肅是履六月壬申御史大夫魏相爲丞相太子太傅邴吉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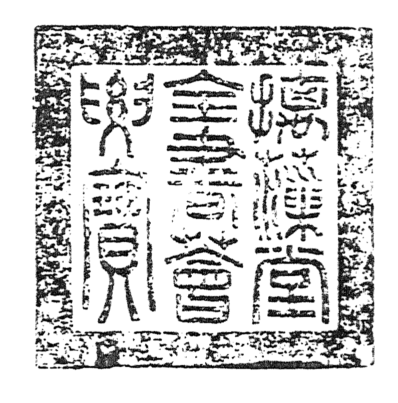
御史大夫少傅東海疏廣字仲翁為太子太傅平恩侯許伯為太子少傅以太子尚幼伯欲使其弟舜監護太子家事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官屬師友必取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有太傅有少傅官屬以備今復取舜監護家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而止廣兄子受為太子家令亦恭謹而好禮上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侍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歡悅頃之拜受為少傅父子並為師傅每

朝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朝廷以為榮九月壬辰地震冬
十月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
兵詔池苑未幸御者假與貧民郡國宮館勿修治流民
還鄉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算事冬十有一月詔郡國
舉孝弟有行義者各一人十有二月初置廷尉平四人
秩六千石諫議大夫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聽雖
不置廷尉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
一定愚民知其所避姦吏無所弄權柄今不正其本



而救其末世衰毁則廷尉平招權而為亂首矣省汶山郡并蜀郡

前漢紀卷十七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鏞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金士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紀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前漢紀卷十八

漢 荀悅 撰

孝宣皇帝紀二

四年春正月封蕭何孫建為酇侯詔民有大父母父母喪勿繇事夏五月山陽濟陰雹如鷄子地深一尺五寸殺二十餘人飛鳥皆死詔曰自今子有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治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以下皆請廷尉以聞立廣川惠王孫文為廣川

王秋七月大司馬霍禹謀反誅初霍氏顯殺許后事頗
漏泄而未察上乃徙霍氏諸女婿在內及為將校者皆
為郡守更以禹為大司馬罷其屯兵霍氏由是恐懼而
顯乃以許后事告禹等禹等驚恐曰縣官所以斥逐諸女
婿必以是故也霍雲所親張放謂雲曰可令太夫人言
於太后先殺丞相及平恩侯移徙陛下在太后耳男子
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霍山及張放等後有詔
勿捕山等愈恐曰惡端已見之久猶未發發即族我矣

不如先之遂謀反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
侯因令其女婿光祿勳范明友等承太后制引斬丞相
平恩侯因廢帝而立禹會發覺雲山明友等自殺禹具
五刑顯腰斬先是禹夢見第門皆壞有人發第端門屋
瓦投之地就視之則不見先是茂陵徐福上疏曰霍氏
太盛陛下即厚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令亡書三上輙不
報聞霍氏既誅而告霍氏反者金安上等五人皆封侯
或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旁

有積薪客曰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恐有火患主人不聽俄而其家失火隣人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隣灼爛者在上其餘以功次坐而言曲突者不得與焉或謂主人曰向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請客不及曲突徙薪曲突徙薪反無恩澤燋頭爛額復為上客邪主人乃悟而請之向使徐福之言早行國無列土之費而臣無逆亂之敗矣上乃賜福帛千疋以為郎中初禹與張安世長子千秋俱為郎中將

兵從擊匈奴還還霍光問千秋戰鬬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對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才乃歎曰霍氏世衰而張氏興矣八月己酉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宫九月詔曰令繫者或以笞無辜饑寒瘐死獄中何為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笞掠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十有二月清河王延年有罪廢遷防陵渤海太守龔遂以治民有績徵先是渤海

左右數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禁遂以選為太守時年七十餘形貌短小上望而心輕之問遂曰渤海擾亂將何以息其盜賊遂對曰渤海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卹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爾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邪上聞遂對甚悅曰選用賢良故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絲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陛下詔丞相御史且勿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以便宜行事上許之加錫黃

金未至郡郡界遣兵以迎遂遂於是移書罷追捕盜賊吏民諸持鉏鉤田器皆為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乃為盜賊悉遣迎兵還單車至府郡中翕然盜亦皆罷又多刼掠聞教令即時解散皆持鉏鉤於是郡內悉平民安土樂業乃開倉廩假貸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齊俗奢侈好為末伎不作田種遂乃躬率以節約使民賣刀劍買牛犢曰何為帶牛而佩犢乎勸民農桑課民收斂數年之閒民皆富足而獄訟息止上徵遂到將見議

曹掾王生謂遂曰天子即問君何以爲理者君宜曰皆
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上嘉其言有讓歎曰君安得
長者之言而稱之也遂對曰議曹掾教戒臣上拜遂爲
水衡都尉而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遂
元康元年春正月龜茲王及其夫人來朝龜茲夫人即
烏孫公主女也自以得尚漢外孫故請朝上納之贈賜
甚厚焉號夫人曰公主龜茲王樂漢衣服制度歸國治
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爲

之語曰驢非驢馬非馬龜茲王所謂騾也以杜陵東原上為初陵更名杜縣為杜陵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貲百萬者於杜陵鳳凰集太山陳留甘露降於未央宮三月赦天下徒賜吏民勤事者爵鰥寡孤獨帛夏五月立皇考廟益奉明園百戶為奉明縣有司奏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考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置縣尊戾夫人曰戾太后置園廟奉邑益戾園各滿三百家復高祖功臣絳侯周勃等三十六人子孫世世

勿絕嗣其無適後者復其次秋八月詔舉通文學者冬
置建章衛尉
二年春正月詔曰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今吏修身
奉法未能有稱朕甚憫焉其赦天下厲精更始二月乙
丑立皇后王氏賜丞相以下至郎從官錦帛各有差王
氏之先有功於高祖賜爵關内侯至王皇后父奉光上
在民間時與相識有女當適人夫輒死及上即位乃納
之後宮爲婕妤是時諸愛寵婕妤皆有子上懲霍后之

欲鴆太子也以王婕妤無子有寵乃立之以毋養太子封父奉光為卭城侯夏五月詔曰吏用法式或以心巧析律二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無由得知或擅興徭役飾厨傳稱過客越職逾法以取名譽二千石皆察官屬勿用此人令民頗被疾疫之災其令郡國被災甚者無出今年租詔曰聞古者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而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朕甚憐之其改諱詢觸諱在令前者赦之冬京兆尹趙廣漢有

罪腰斬廣漢字子都涿郡人也坐殺人不辜丞相按驗之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以此脅丞相丞相按之愈急廣漢乃將吏突之丞相府名其夫人跪堂下收奴婢十餘人考問其事丞相上書自陳曰妻實不殺婢婢有過自殺耳丞相司直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刼持奉公不道上乃下廣漢廷尉獄又坐殺人不辜治罪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初廣漢為京兆尹廉明抑強扶弱小民得職而吏士盡心其盜賊姦邪纖微皆知之長安

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欲刼人語未及竟廣漢知之使吏捕治之具伏富人蘇回為郎二人私刼質之有頃廣漢至曉賊曰釋質束手善相遇幸逢赦賊驚愕即出叩頭廣漢為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遂送獄勑吏謹遇之給酒肉冬當斷預為調棺斂具皆曰死無所恨矣廣漢嘗召湖都亭長湖亭長西經界上界上亭長戲曰為我通問趙君湖亭長至廣漢曰界上亭長謝我何故不為致問其擿姦發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令長安遊

徼獄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京兆清正長老稱之以漢興京兆尹無及廣漢者百姓追思而歌之初為潁川太守誅大姓首惡郡中震慄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匈奴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然好用新進少年率多果敢之計侵犯貴戚大臣卒以此敗

焉車師王烏貴靡初和於匈奴後降漢又恐匈奴攻之懼而奔烏孫漢使者鄭吉田於渠黎乃迎車師妻子傳送長安賞賜甚厚四夷朝會常尊顯而示之乃立車師

太子軍宿為車師王徙居渠黎而吉等田車師故地匈奴爭之而攻漢屯田者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之丞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寶貨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事乃天道也自項匈奴常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

境雖爭屯田車師故地不足以置意中今諸將軍欲興兵入奪其地臣愚不知此兵欲何名也今邊境困乏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兵出雖勝必有後憂今郡國守相率多不精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郡國盜賊繁多今左右不憂乃欲發兵報纖微之忿於遠夷此乃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顓史而在蕭墻之内也上乃棄車師之地丞相又奏言古有羲和之官以承四時之節以敬授民事人君動静奉

順陰陽則和氣應而災害不生自高皇帝時有主四時之官臣願陛下選用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明言所職以順陰陽上從之丞相勑掾吏案事郡國若休告還府輙白四方得失異聞盜賊災變輙奏言之以廣視聽是歲烏孫昆彌上書願以漢外孫楚公主子元貴靡為嗣得復尚漢公主上以楚公主弟子相夫妻之送至燉煌聞烏孫昆彌死元貴靡不得立乃還荅公主侍者馮嫽常持節為漢公主使外國外國敬信之號曰

馮夫人上乃徵馮夫人問烏孫狀而遣謁者送馮夫人
軺車持節詔昆彌烏孫就居以為小昆彌而立元貴靡
為大昆彌兩昆彌之號自此始也
三年春神雀集泰山有烏五色以萬數飛過京師翱翔
屬縣賜諸侯王將軍列侯二千石金郎從官帛各有差
賜天下吏民爵鰥寡孤獨高年帛三月詔曰蓋聞象有
罪而舜封之有庳骨肉之親放而不誅其封故昌邑王
賀子為海昏侯又曰御史大夫邴吉中郎將史曾史玄

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厥功茂矣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其封賀子侍中中郎彭祖為陽都侯追謚賀為哀侯吉曾玄舜延壽皆列侯故人及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之功者皆以差受祿賜是時掖庭宮婢名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下掖庭令問則則辭引御史大夫邴吉知狀吉識之謂則曰汝嘗坐養皇孫不謹督笞之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詔求組徵

卿皆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免則爲庶人賜錢十萬上見其問則乃知吉有舊恩賢其不言會吉病篤封吉爲博陽侯就加印綬及其生存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者吉未獲報而病甚非其死疾也後吉瘳上書固辭封上不聽及杜陵陳遂字長子上微時與上遊戲博奕數負遂上即位稍見進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重可以償遂博負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乃上書

謝恩曰事在元平元年赦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遂為
京兆尹後至廷尉遂孫尊字孟公以好賔客著名身長
八尺餘容貌甚偉貴戚豪傑咸敬重之所在輻湊莫不
震動為河南太守作私書與京師故人名善書吏十人
於前尊憑几口授與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踈各
有意義河南人大驚性善書與人尺牘莫不藏之以為
榮然好酒奢放不拘禮度與張敞之孫張竦字伯松俱
善而竦好學問節約自守並著名字仕宦相及尊謂竦

曰足下苦身自約而我放意自恣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我獨差樂顧不優耶疎曰人各有長短子欲學我亦不能吾欲效子亦敗矣夏六月立皇子欽為淮陽王欽者張婕妤之子也好經學法律聰達有才上甚愛之而張婕妤最幸有寵上有意欲立張婕妤子欽然以太子起於細微上少時依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故不忍廢也是歲皇太子冠既學通論語孝經太傅踈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止不辱知足不殆功成名遂而身

退天之道也即日廣受俱謝病上䟽乞骸骨上以其年老皆許之賜黄金各二十斤而皇太子贈以金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為祖道於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及道路觀者莫不歎息皆曰賢哉二大夫廣受既歸東海令其家供酒食諸族人鄉里相與娱樂數問其家金盡未昆弟諸老謂宜為子頗立産業廣曰吾自有舊田廬子孫勤力於中足以供衣食今復增益之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

夫富者人之所怨吾既無以教化其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其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宗正陽成侯劉德者辟彊之子也亦抑損自守家産不過百金餘與昆弟賔客終不積財霍光秉政欲以女妻德德不敢娶畏盛滿也好黄老術有智畧少時數名見武帝謂之千里駒德治淮南獄盡得淮南秘書德小子向字子政幼而誦習之以為奇奏言黄金可成上令向典尚方

鑄作事費金甚多不驗向坐偽鑄黄金下獄當死德上

書訟向有司奏德訟子罪失大臣之體會德病卒上亦

奇向有才得減死論後立穀梁春秋上因令向受穀梁

春秋傳與諸儒講五經於石渠拜郎中給事黄門遷諫

議大夫給事中向後為宗正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清

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精思於經術晝讀書傳夜觀天文

或寢不達旦

四年春正月詔曰朕惟耋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

亦無暴虐之心令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已上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遣太中大夫李強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孤寡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才異倫之士二月河東霍徵史等謀反誅三月詔曰乃者神雀五采以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宮高寢甘泉泰時殿中及上林苑朕之不逮寡于德厚屢獲嘉祥非朕之任其賜天下吏民爵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各有差秋八月賜功臣嫡後黃金人二千

斤賜故右扶風尹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翁歸字子況其清潔語不及私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然任刑處京師畏之其奸邪遊俠皆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輒使以類推迹其所過抵率常如其言初田延年為河東太守名見故吏五六十人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文武兼備惟所施設延年乃與語大奇之自以為不及翁歸遂舉孝廉後為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欲以邑子二人囑托且令坐後堂待

見及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之已而謂其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且不可干以私丙寅大司馬衛將軍張安世薨安世以大司馬領尚書事職典樞機謹慎周密再定大政已決輒稱病出聞有詔令乃大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預議也常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安世大恨之以為舉能達賢豈有私謝耶後絕不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安世曰以君之功高明主所知絕不許已而郎果自遷幕府長史或謂安世

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議者以爲譏安世曰

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人臣自修而已安知士而薦之

其匿名迹遠權勢皆如此然安世家僮七百人各有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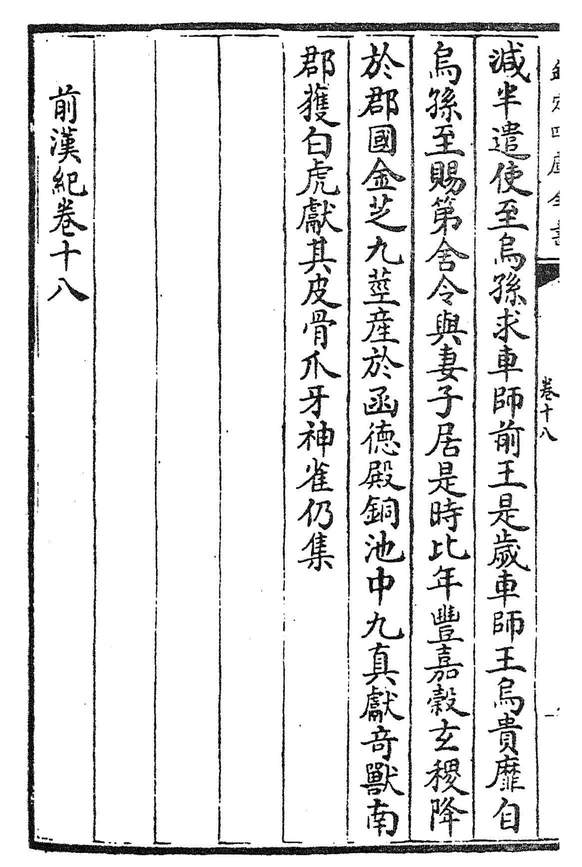
巧積累纖微故能殖其貨富將擬過霍氏然身衣弋綈

夫人紡績卑服甚節安世薨子延壽爲嗣自以身無功

德何以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户邑又因從弟陽

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彭祖初上微時與同硯席讀書上

親之上以延壽爲有讓乃徙封平原侯户口如故租稅



減半遣使至烏孫求車師前王是歲車師王烏貴靡自烏孫至賜第舍令與妻子居是時比年豐嘉穀玄稷降於郡國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銅池中九真獻奇獸南郡獲白虎獻其皮骨爪牙神雀仍集

前漢紀卷十八